楸灘集 利

楸灘先生集卷之三

劄

引疾辭職劄 甲戌年七月

伏以臣近傷暑風症勢不輕頭痛寒縮至於面部浮動左邊牙關尤甚粥食不入口者殆五日矣政府方物封畧乃 國家莫大之禮而臣不能起身隨叅臣誠惶恐不安之至臣以極衰之年積傷重發一敗至此旬月之間決無供仕之望伏乞遞免臣職以便公私

答曰省卿上劄心甚慮念卿其勿辭調理行公仍傳

曰遣内醫看病

論祔廟未安劄子（以祔廟事啓禮曹下議 是日合司請還收成命）

伏以廟位之數禮有定制一位陞祔一位祧遷此乃昭穆相承自然之序孝子慈孫奪情之事無容一毫人力於其間故雖新祔舊祧之禮無代無之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日之舉異乎古常 殿下以小宗孫行明倫反正入承 宣祖之大統以顯親之情請封 皇朝以尊親之道 別廟崇奉情禮已盡無以加矣今若又爲 八廟之舉則 成宗大王聖祖之廟遽見祧遷非但 殿下追遠之誠有所未盡 元

宗大王在天之靈亦恐不安於冥冥之中也臣於辛
未春聞 經席 下問之時以祧遷重難之意反覆
論 啓愚臣迷惑之見終始如此且當初崔鳴吉別
廟之議臣意亦以爲然而只以一國二廟爲疑不敢
輕議矣到今思之二廟雖嫌不猶愈於八廟祧廟之
未安乎況 殿下以尊親之至誠屈於持重不敢入
廟爰立 別廟之制此誠 殿下盛德大孝天下後
世其誰曰不可伏願 聖明深惟繼序常變之異亦
思 宗統壓屈之義還寢 八廟之擧仍存 別廟
之制則 殿下顯親之情尊祖之誠庶乎兩全而無

慼也臣於病中伏聞 下該曹政院之批臣不覺瞿
然傷情也 殿下欲必行已志先爲嚴峻之 敎威
制一時使擧國臣民不敢開口於其間此豈聖人和
平公大好問用中之道乎 殿下常時雖軍國循例
之事必詢諸大臣況此何等大事而乃欲 獨斷行
之乎竊恐 殿下未之深思也臣雖在垂死之中而
一息未絕職名猶在何敢閉 殿下莫大過擧而含
默就盡以負 殿下哉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
答曰省卿上劄具悉卿意

再劄 甲戌八月

伏以臣耄妄意 八廟祧廟之可不可實係 聖孝之盡與不盡此是 國家莫大典禮竊恐 聖上之有過擧故病昏之中敢陳一劃俄聞臺官黜竄近臣因繫大臣遞免臣自知負犯恭俟罪譴而蒙荷 聖度包荒至今保存職名尙忝大臣之後 國家有事理宜參論近聞乾剛上亢下情未孚摧沮震慴景象愁慘臣愚過慮不勝憂悶思欲力疾出肅仍詣 席前悉陳所懷明承 聖誨庶不至終於迷惑而病勢纏痼痊復無期敢於席藁之中更申前懇臣嘗聞宋朝禧祖祧遷一事論議紛紜久而靡定自太祖追崇

四祖之後至治平年間議遷禧祖以太祖正東向之位矣神宗復奉禧祖東向以太祖列於昭穆其時司馬光韓維力論其不可獨王安石以爲可程伊川亦以安石爲是厥後百有餘年屢祧屢復名賢碩輔各執所見至寧宗朝又議祧禧祖而朱子極言其不可祧劄奏議狀前後縷縷反覆詳辨其時丞相趙汝愚不用朱子之論竟祧禧祖以太祖復正東向人之見處各異論議不一自昔如此今日之論其不得合而爲一者無足恠也臣竊仰 殿下以倫序爲重廷臣之論以宗統爲重倫序乃高曾祖禰順序之常道也

宗統乃帝王家入承繼統之變禮也 元宗大王雖
有 誕聖肇基之盛德而實與踐位臨御之主不同
故其言論如此此乃見識所致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太廟禮重恐 殿下率意行之以致過擧故明知得
罪 聖明而冒犯雷威相率而爭論謂之愛君則可
慢上不敬必非其心也至如懷嫌排斥詁名附勢之
教皆不近情噫禧祖祧遷之論太祖降列昭穆之議
前史所記皆未聞有被罪之臣而獨於今日重譴相
繼此豈清朝之美事乎臣是井中之人此言之出於
臣口實涉救護同罪之嫌而臣只爲 聖心情勝之

發旣不能不失其正一累　聖德悔將無及老臣區區肝膈此外無他伏願　殿下平心和氣觀理而恕情焉臣之愚見亦以宗統爲重故自前不能將順聖意者良以此也　追崇禮成封典旣降別廟尊奉情禮已盡一國臣民咸仰尊顯之　至誠不料入廟之擧又加一節也　入廟則祧廟矣　殿下以罔極之情致力周旋終欲至於躋附而雖　聖祖祧遷有不暇恤此與昭穆相承自然順序之禮情理自別臣於此處反復致思終始不安於心故冒死陳達不能已已伏願　殿下精察而審處焉且臣嘗讀朱子祧

廟劄中引孔子論文武周公之孝曰踐其位行其禮
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今天子旣踐太祖之位
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當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乃
爲至孝也臣亦以爲今我　殿下旣踐　宣祖之位
行　宣祖之禮奏　宣祖之樂當愛其所親敬其所
尊爲至孝也朱子又曰尊太祖而東向者天下臣子
今日之願也奉禧祖而東向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
也臣亦曰　殿下今日之情雖出於至誠而四代列
祖在天之心亦不可不念也更願　殿下先意承志
屈恩伸義使無嫌於　太廟有辭於一國則　聖上

之孝於是乎益光大矣 殿下若以臣言爲忤妄則
宗廟之禮事體甚重當受無知妄論之罪萬一寬
假容有可議則臣雖死目將瞑矣臣不勝兢惶祈懇
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今玆 八廟受 皇上之恩封祔
太廟之閟室實非 中朝自崇自祔之比又無前代
難便難處之事也且 祧遷一事亦無可議何以言
之若或四室以間數言之則四間旣滿 成廟當遷
矣以高曾祖禰言之則 成宗大王之今日必遷乎
實未知其可也如非不遷之位則仍在 宗廟抑何

禮耶卿勿爲浮議所動從容省察

三劄 二

伏以前日伏承　答臣劄之　批祧遷一事亦無可議何以言之若或四室以間數言之則四間旣滿成廟當遷爲　教臣愚迷惑雖未能明曉　聖意之所在而臣之妄料自　中宗廟至　宣祖廟以間數言之則雖滿四間之數而我　朝見行廟制　仁宗明宗共爲一世則室雖四室而世實三世必一位新祔然後方準四室之數而上之五位當祧矣臣之不安於　祧遷者此也　聖批又以爲以高曾祖禰言

之則 成宗大王之今日必遷予實未知其可也如
非不遷之位則仍在 宗廟抑何禮耶伏想 聖意
得非以 成宗大王定爲不遷之位而 中宗爲高
祖廟 仁宗明宗爲曾祖廟 宣祖祖廟 元宗禰
廟乎 禰廟之論臣常以 宗統爲重當從變禮爲
是故前此屢陳愚見未蒙 察納今不敢更瀆而至
於成廟不遷之議亦有說焉臣今大病昏耄數三年
前事雖未能詳細記憶而頃年以二高祖之議 下
政府回 啓之時臣忝居首相以爲我 朝廟制成
廟雖在四代之中而天顯屬親當爲五代祖祝辭依

世室列 聖例釐正之意陳 啓施行且 成廟世
室之議諸大臣所獻雖未知之而臣以爲 成廟致
治太平深仁厚澤沒世不忘世室之議誠無異論但
臣嘗聞朱子論無所爲有所爲之分辨析甚嚴若使
四代未遑之禮適擧於今日則將未免有所爲而爲
之之嫌其於尊祖之至誠恐有所未盡也莫大之禮
不敢輕議爲獻而厥後臣加土 恳暇病滯村中久
未還 朝未知其時該曹稟定如何也臣老病孤陋
無所聞見只知祝辭改正而實未知定爲不遷之位
也此是 國家莫大典禮禮官所當以其時禀奏公

事明白停當使國人皆得曉知可也臣不敢自以已見爲是而旣承　下敎臣之前後愚見不得不達聖批中又以卿勿爲浮議所動從容省察爲　敎溫喩丁寧有如提耳而面命臣奉讀三復不勝感激臣雖甚無知亦有心腸八十耋老之年何忍隨人口舌敢爲不誠之言以告　君父乎臣之所見雖誤自是臣誤見非人所爲也文雖凟擾不勝惶恐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頃日批答文辭短拙故卿未解見顧卿從速出仕面陳所懷兼聽予言

呈辭時辭職劄 二十六度後 甲戌十一月

伏以臣年紀已窮疾病至此雖欲作氣自力有非人事所可爲也但前後辭告竊計四十有六虛帶職名偃卧私室亦涉半年逋慢瀆擾有駭聽聞人臣分義決不可如是也誠意淺薄旣不能感回 天意沉綿委頓又不得指日供仕憂惶悶鬱不知所處惟願聖明勿拘常規亟 命鐫免臣職且正臣違 君命負國恩之罪以爲人臣之戒

答曰省劄具悉卿其勿辭安心調理

再劄三十度後甲戌十一月

伏以臣之呈告支離瀆擾臣雖無狀豈不知分義之

所不安也欲爲力疾出仕則沉傷積久氣力委頓決無供職之勢若不陳情乞解則半年私室虛帶職名亦無是理反覆思惟不知所處伏乞　聖明更加憐察　特許遞免使朝夕老臣得以安心安分而死臣不勝惶恐悶欝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病今雖如此春和則必有勿藥之喜宜勿固辭

三劄　甲戌十二月

伏以臣自承春和勿藥之　敎臣心尤極惶懼不敢更呈病告悶默縮伏又復經旬臣之自處無據固不

足言而虛帶職名引月經時其於 國家豈有如此
體面乎臣本庸拙下士遭遇 聖明最蒙寵擢出入
經幄曾無片言補益 聖學隨參廊廟亦無一事贊
成謨猷有孤恩負 國之罪無絲髮可紀之勞 天
鑑明哲羣臣合用與否想已 洞燭無復餘蘊矣如
臣已試不效廢疾將死之人有何 顧惜而尙靳一
遞乎竊恐傷 聖上之明哲重微臣之罪戾也臣揆
之分義終不敢安於病席思欲力疾出肅累日周旋
而偏虛不仁之症近來尤甚痰盛窒塞往往危劇不
生不死不進不退臣情臣勢實爲狼狽伏乞 聖慈

曲加憐察快賜遆免臣不勝祈懇冒死更瀆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卿須勿辭調理行公以副予望

因俞伯曾疏斥辭職劄

伏以臣伏聞吏曹參議俞伯曾之疏條陳大臣昏庸之狀譏侮之言極其狼藉臣不覺瞿然慚赧即欲自處以謝人言而時未見疏未知措語如何未免有所遲待矣原疏至今未下而偃然帶職亦甚不安不得不冒昧陳情臣以無似久忝匪據無絲毫補益 國事而貪戀寵祿尚不知退伯曾之譏侮是乃臣之自取實非過情之論也臣之尸居不職之罪萬死難逭

而今旣明言直斥實狀昭著 聖明擧直措枉之政
一日爲急伏乞 屛黜愚庸改卜賢德以濟艱危以
幸 國事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皆非近日所卜俞伯曾亦非從
他國今始來仕者而其所云云發於今日此無乃頃
日加薦爲祟而遭此嚴之之言耶其忿懥不正之跡
不必介懷須安心勿辭

再劄 四月初二日

伏以臣痼疾在身不得運動出戶昏仆廢仕方切惶
懼伏聞羅萬甲以臣之故特罷其職臣不勝瞿然之

至萬甲原䟽臣未得見雖未知措語之如何而見其大槩題目甚好恐非可罪之言也萬甲之於臣雖年輩邈絶而渠自少時往来叅尋最爲親厚故其爲人長短臣所熟諳常以氣勝多言爲病而亦許其不計利害慷慨言事爲所長也頃者 兩陵莎土崩頽之後人皆以天變爲疑道路傳播衆口一談枉聽之人非獨萬甲一人而已不過萬甲初聞驚慘之言而爲憤慨所使不暇徐究而審察也非有所憾於臣者前日俞伯曾之䟽直斥 君相之失無所顧忌其言雖或過激其心則出於憂 國蓋亦人所難能也 聖

明非但不爲容受出之補外竟不得安於朝今又萬
甲之言旣被 峻斥繼蒙 重譴聽聆駭嘆氣象摧
沮殊非 聖朝之美事也臣聞古之帝王設誹謗之
木懸諫諍之鼓以来天下之言誠以言路之開閉關
國家之興喪也今此二臣之去 國實係言路之開
閉自此 朝廷無復有言事之人而 國家元氣潛
消瘖損於不言之中豈非可懼之甚乎臣以無狀待
罪相職旣不能上補 君德下濟時艱使言者憂傷
憤鬱繼陳疏章又不能扶持保護以廣忠益之道老
臣之罪至此而尤無所逃矣伏願 聖明深思遠慮

不以一時所言之逆順爲好惡只 察本心之公私爲取捨 還收羅萬甲罷職之 命以開他日進言之路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意劄陳之事此人所犯甚重實非罷職之罪而特爲言路略施薄罰矣

因臺閣避嫌請再審 山陵劄 乙亥四月

伏以 兩陵奉審之後人之疑惑愈往愈甚至於臺閣之臣相繼引嫌此誠臣老病昏謬言不見信之致也 山陵莫重之事不可一向置之於疑信之間況再次奉審固無害於必誠必謹之義請更爲奉審以

盡明愼之道

答曰省劄具悉一 注書之言重於泰山諸宰相之見輕於鴻毛朝廷之不尊人心之不淑皆可知也今此頹虧之災歸之於天變然後可以恢萬甲之心乎萬甲之徒若或不少則侵卿之言必紛紜不已良可痛心也再審之擧前所未有決不可行也

嚴批辭職劄 乙亥五月初三日

伏以臣昏耗妄作待罪郊外屢 降承宣一向敦迫臣誠惶恐不知所措謹具小疏略陳臣心羞愧不安決難叨冒之勢披露肝膈冀回 天聽伏承 答臣

之批以兇悖之徒動撓之說不足介懷爲 教奉讀未了不覺瞿然失心此豈爲人臣子者所可忍聞乎聖人之心和平寬恕待人不爲已甚況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有不善則 教戒之有罪過則責罰之要使改圖自新同歸于善樂育於 聖化之中 殿下何心以此兇悖二字遽加臣子之身乎 王言一出遠邇傳播惜乎其駟不及也臣竊覵 殿下近來辭令之間率多過中失當之 教臣每讀之不勝深憂過慮也此良由 聖學常時不致力於心上工夫本源之地未免有所失正應事而發便爲喜怒所動氣專

用事理爲所奪 言語之間迫切如此其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豈非大可懼哉臣於頃日 榻前亦以此說縷縷陳達伏未知 聖聰其記之乎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盖氣平而理勝則人易曉而聽亦順故也伏願 聖明更加留意庸言必慎焉臣以無狀久忝 經幄無絲毫補益聖學終乃緣臣陳乞之疏致有此無前未安之 教老臣之罪至此而尤大矣臣不勝憂懼之至冒死敢瀆

答曰省劄具悉劄陳之事卿言是矣予實過也

牛栗兩先生辨誣劄 乙亥五月十七日

伏以臣蟄伏郊外病勢漸重輿死爲隣無所問聞前日於邸報中伏見 答館儒宋時瑩之 批曰疵累有誘又 答蔡振後之 批曰殊極僭猥臣不勝驚歎嘗竊以爲 殿下於李珥成渾學問道德之盛 先王際會眷遇之隆末年遭譖被誣之由或因逐臣 前席之陳 啓或因記實狀德之文字或因論辨著述之書必已 深察而明辨之矣不意今者有此未安之 教有若全無敬慕尊信之心者焉臣實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 君心萬化之本源儒賢 國家之

元氣 殿下於好善惡惡之分不能誠知而實見如此則非但本源之憂有不可勝言元氣之受傷 國家之不幸爲如何也臣最後得見蔡振後等詆誣兩賢臣之疏謄書李珥返道之後悔悟自列之章成渾被誣之日論罪之 旨以爲證案其搆揑眩亂之狀極其狼藉人心之不淑士習之乖悖良可痛心臣成渾門人也詳知成渾心事者只有老臣在耳請陳成渾被誣的折當癸未年間 宣祖信任李珥魚水之契千載一時大爲羣小所忌疾將搆成不測之罪其時成渾適被徵至京上章論救李珥忠賢攻斥時人

心術　聖批優答以爲毁貞者之有益於國家如此此
是黨論指目之權輿也至辛卯年士禍大起一邊之
人盡被流竄其時李珥已死獨成渾在世其所深嫉
而欲罪者庸有極乎然身居山野之人本無干與於
世論雖免嶺海之行而目爲奸黨律罪甚重及壬辰
之亂賊兵漸逼都城自念在野之臣得罪朝廷方在
議律之中雖　國家有亂不待　召命經進　闕下
於義有所未安故瞻望縮踖欲進而不敢其情其勢
至今思之誠可憾矣且其時道路洶洶傳言　大駕
已決西幸之議成渾聞之曰若　大駕果爲西幸當

出拜路次以俟進退之 命及 大駕到臨津之日
成渾家距津渡二十里外山谷之中漠然不得聞知
成渾妻兄司評申拭隨 駕到津頭不得渡仍向成
渾家成渾始得知之相持慟哭欲爲追及則津渡阻
絶亂兵塞路計沒柰何數日之間人皆避亂鄉里皆
空遂扶曳跋涉於山峽之間本以癃病之人憂傷痛
切轉成沉痼幾不能起身適光海来住伊川下書召
之遂輿疾而行及到朔寧光海又下書令主近地義
兵遂與李廷馨金潰等召集義兵然則不得赴分朝
者乃有募兵之令也言者乃謂宣召勤懇而終不来

赴者不亦誣乎光海到成川又有名命始入成川不
敢久留請於光海仍入　大朝盖其心以爲旣先至
分朝又不得奔問　大朝起居於義未安故有此仍
入　大朝之計言者又謂龍岡近賊徑向義州不亦
誣乎此皆其時臺諫之論而年少後生不知其時事
跡只據臺論　傳旨妄爲誣詆至於如此豈不痛哉
成渾之家僻在山中人所共知以秉心公平者言之
則不得迎　駕於路次不過曰事勢之然者而乃曰
乘輿咫尺過其廬而不出至於目之以遺　君嗚呼
天下安有聞君父播越過廬而安坐不出者乎求之

情理萬萬不近論者又以爲黨奸此所謂奸者乃指
鄭澈也澈自少孝悌清介爲儕流所推許成渾與之
同里相善情意甚厚鄭澈於晩節雖有酒色之失而
亦非大故故保全交道己丑之變鄭澈遽膺治獄之
任不能鎭定浮議大獄推鞫之際亦安得不失人心
乎其時獄事專歸罪於鄭澈而然獄事之初鄭澈與
成渾書專以救士大夫之禍爲言鄭澈之與李潑已
成仇隙國人所知而當初鞫問之日力爲救解定配
北道又因賊招拿還而死鄭彥信　賜死　命下之
日鄭澈力爲陳啓至於再　啓而減死論者又以崔

永慶之死爲鄭澈之罪而成渾常稱永慶請修孝友故鄭澈引對之日以永慶孝友陳達且於推問之時亦爲之救解鄭澈與永慶素昧平生而累次伸救者皆由成渾移書於鄭澈明永慶本心之無可疑故也由是言之成渾之於鄭澈無可絶之道矣以此謂之黨奸此不知情實之言也匡章皆稱不孝而孟子禮貌之若不見其可絶之實而徒以人言遽絶者非君子待故舊之道也噫以　先王之明聖眷遇之隆重不得保全終始者初因李弘老之巧譖繼有鄭仁弘之邪毒今此振後等所謄出　聖旨實是慈母之投

杍成於三至之後也至於李珥則道學醇正造詣精深高明超邁洞見大源其自任之重以挽回世道拯濟斯民爲己責眞可謂得朱子之正脉而我朝李滉後一人也振後等乃以染迹禪門爲其疵病其言之無識誠不滿一笑而亦不足多辨也禪學清靜而近理故氣質清高之士求道之初例多此患雖以張朱之大賢亦所未免也且成渾之學得於家庭蓋其父守琛出於趙光祖之門高風懿德爲一世所推重隱居坡山累徵不起學者稱爲聽松先生淵源之學有自来矣方嚴篤厚莊重安和語黙動止一遵聖訓講

明踐履交致其功於操存本源尤用力焉洽家儀法喪祭節文悉從小學家禮而以孝悌誠敬爲本焉與李珥定爲道義之交嘗論四端七情理氣之說往復累千言多有儒先所未發者李珥常稱操履敦確吾所不及噫師道久絶學術失傳世之爲儒者只以句讀詞章爲業儒先道學之高下造詣之淺深知之者蓋鮮矣無恠乎振後輩恣爲侮辱而無忌憚也此在浮妄小子自絶於賢者爲可哀其於李珥成渾之道德庸何傷乎惟願 聖明深信篤好勿爲異論所動使詖淫邪遁之辭無所逃於日月之明則儒道自尊

士習自正斯文幸甚　國家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此兩人長短予知之久矣非動於異
論而不許也

啓辭

辨鄭仁弘誣毁晦齋退溪兩先生

臣等伏見右賛成鄭仁弘劄子以先正臣李滉嘗論其師故徵士曺植有病痛處及故徵士成運只稱清隱皆不許以中道因此生怒至以誣毁等語加之掘摭詆排無所不至并及於先正臣李彦迪其視之若仇敵然噫仁弘欲推尊其所師所尊以顯於世而不

覺其忿懥所使言悖而出反爲其所師所尊之羞也
臣等嘗聞李滉與曺植雖不嘗往來相從而許其素
節取其高處則殊不淺淺也故其書札中有曰吾與
之神交久矣又曰素所慕用之深又曰當今南州高
士獨數此一人論成運亦曰清隱之致令人起敬惜
時人不甚知其高耳此非但李滉之言爲然曺植亦
遺李滉書曰平生景仰有同星斗于天然則曺植之
於李滉誠心傾慕者至於如此而仁弘乃謂之詆毁
至以李覯鄭叔友之毁孟子楊雄之論顏子比之不
亦甚乎所謂老莊爲祟難要以中道云者此不過論

其偏處病處耳非指曹植不仕而言也自古大賢雖
以夷惠之近於聖猶未免隘與不恭之病蓋中之至
德非聖人莫之能也先儒稱伯夷微似老子又云濂
溪拙賦似黃老此只言其一段相近處亦可謂之誣
毀伯夷與濂溪者乎仁弘如以李滉與其師或有不
相喻處而爲此不足之語云則容或有之乃於本情
之外自做許多辭說其劄中所謂見識之未透私意
之蔽惑者正自道也至於陞享之典乃一國公共之
論也儒先踐履造詣之實臣等俱以末學雖不敢容
易論辨而其流風遺韻至今在人耳目俗尚大變士

趍一定明理衛道之功見稱爲東方朱子者誠不愧也上自朝廷縉紳下及草野韋布咸以爲其德可崇其功可報從祀之請四十餘年矣値我　聖上快從公議亟待祀典玆實曠世之盛舉斯文之大幸而仁弘乃敢以一己之偏私倡言非之至於上瀆　天聽臣等尤不勝驚駭焉大槩觀其所言決非和心平氣之發而有若閭閻鬪訟之人乘怒肆奮故據他事之爲君子之爭恐不如此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偏詖之說豈非可惡之甚乎臣等即欲一言以辨而竊念殿下聖學高明想能洞察而明辨之益盡尊尚之道

以示好惡之正而封劄之入已經旬日　明旨之降
尚未快覩士林痛心輿情懐鬱臣等忝在近密不敢
終默敢此陳　啓 時館儒等抗疏攻斥仁弘仍削弘名於青衿錄光海大怒屢下批公是夜直宿政院封還批荅至再至三又與右承旨金尚憲陳此箚辭極論仁弘誣賢之罪其時圩之得免大禍實賴公焉

備局因李命俊上疏回　啓重遭嚴旨後　啓辭 庚午

臣等憂心無狀不得見信於　君父嚴旨之一下出於
情外顧忠之誠無以自白臣等理宜杜門屛伏恭俟
罪譴而前頭續有方物撿封拜表查對之擧皆臣等
所不可不參雖强顔班行悶默度日而震恐縮踖若

無所容曰者伏見延平府院君李貴劄答之 旨尤不勝驚悚之至李命俊之跳巖宮禁一款是第一義臣等特擧回 啓另爲措語深冀感動 聖聽以杜將來之漸此外條件或是該司擧行之事未暇逐一回啓者只是臣等昏謬之失夫豈有他心乎至以欲害無辜致疑於臣等臣等更將何面以自解於 殿下之前乎臣等之事 殿下凡幾年乎 殿下平日果以臣等爲戕害無辜之人乎曲逕媒進若有如此之人則原其情狀實合此罪云者此乃深惡而痛疾之辭也既不知誰爲媒進而發於汎然之言則其間

有何私怒而必有欲害之心乎伏乞 聖明虛心平氣徐究臣等本心所從來也且 聖批中有凶人煽動落於凶人術中之 教臣等庸暗反覆思惟實未知 聖意之所指也倘蒙 殿下將如此實狀明以教臣等使臣等曉然知罪則雖萬被誅戮亦所甘心

備局請推承旨 啓辭

啓曰臣等前日 登對時以 慈殿家廟親祭非禮文所載不可輕擧之意反覆陳達而自 上温諭丁寧必欲承順 慈旨至敎以卿等須勿固執令禮官擧行爲宜臣等意謂此是 下諭臣等之言似非

傳敎承旨使之擧行而臣等不敢承受之事承旨經
先取稟直爲擧行揆之事體實爲未安請當該承旨
推考
答曰觀啓辭其時承旨果有不察之失矣雖然旣已
啓稟擧行不必推考
備局與僚相辭職　啓辭
答曰臣等雖甚庸愚豈不知　慈殿慘痛懇迫之至
情　殿下委曲承順之聖孝乎但　內殿私廟親祭
係是禮式之外臣等不敢不以所懷陳達非敢必欲
固執已見以傷　慈殿之情也　殿下旣不以臣等

之言爲有無因承旨誤爲經稟直令該官擧行至於
請推承旨之失實非大段之事而亦不 允許臣等
俱以無似冒居大臣之列 殿下之輕視臣等固其
宜也顧臣等所居之職則自 祖宗朝所嘗尊重而
禮貌之矣至於臣等之身相臣體面斲損已盡臣等
將何顏面偃然於庶僚之首以重辱名器乎伏願
殿下早退匪人改卜賢德以重輔相之任臣等不勝
惶恐之至敢此冒 啓
答曰予實過矣卿等勿辭
禮曹貼目延平府院君劄子下政府回 啓

啓曰臣等於此禮與李貴朴知誡論議不同愚陋之見已盡於前後　啓辭中　聖明想已洞燭今不敢更有他議今因議　啓之　命敢以區區所見畧復陳達李貴劉中主意以追崇八　廟爲正禮而歷擧周家追王三王夏禹之郊鯀程朱之論禧祖以爲之證而殊不知此皆創業之君所爲與繼世之君事體懸絶乃欲强引論今日之禮不亦左乎夫創業之君名位是己之所自有宗廟是己之所自立則其於追尊祖考可以得伸其至情而無所壓屈故雖追崇位號如大王王季可也不追崇而廟饗之如祖紺以上

可也繼世之君則不然承祖宗位奉祖宗廟乃以私
恩尊其私親列於祖宗之昭穆是爲以親親而害尊
尊其是非得失不待辨而明矣故周公雖追尊三王
而周家禮制後世嗣王皆不得追隆其親此非的然
之明證耶至於昭穆之說旣有春秋之定制四傳之
明文朱子之圖說當其常則用其常禮處其變則從
其變禮要以不失經義可也朴知誠禮說縢葛支蔓
以臣等淺識多未解見然推其大意則盖執着儀禮
註疏中所謂如其親服及得立五廟等語以爲今日
入廟之證儀禮所云乃始封之君不可援以爲例也

又曰公子之子孫封於本國以承先祖之祀則可以立太祖廟夫子孫封於本國則太祖之廟固當自前世而已立矣豈待今日而始立之乎又曰諸侯五廟之中公子公孫公曾孫相雜而居之豈有帝王廟中人臣雜居之理乎只此一款令人見之已足駭嘆大夫不得附於諸侯諸侯不得附於天子者乃是禮經明文而先儒釋之曰進而附之君臣亂矣不得附於諸侯天子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若如知識之論則此等禮文不足法乎至於無禰廟二高祖之說雖不干於追崇之禮大槩以士大夫家高曾祖考繼序之

常禮言之則此固然矣帝王家則專以宗統爲重故
所謂禰廟遇其常則高曾祖考自有其序遇其變則
或以弟爲禰以姪爲禰當宁之第一代當爲禰廟非
必以考位爲禰廟也 殿下旣上受天子之命直承
宣廟之統 宣祖當爲禰廟以繼體言之則 成廟
雖在四代之中論其屬則當在高祖之上而一反正
之初祝辭仍其故號未及釐正今若改其屬號與以
上列聖祝辭同其式例則變而不失其正矣

三遣承旨敦諭出仕 啓辭二十一 度呈辭後

甲戌閏八月

啓曰臣雖無狀粗知分義若有一分起身可以供仕之勢則當此天下危疑國事艱虞之日何忍頑然枕席積月經時乎再昨又遣承旨驚惶震慄不敢仍伏私室偃然呈告扶曳顚仆進入 闕庭鏤蟻死生有不暇恤而大病之後脹症漸重腰脇牽痛氣息沉微有如垂絶之人雖欲作氣自強末由也已臣竊惟竭力盡誠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至於疾病筋力有不可以人力爲也以臣耋老之年病勢如此氣力如此 聖明不察實狀每以循例引疾致疑情蹙辭窮只自悶欝伏乞 天地父母更加憐察遞臣職名

許臣退伏使得安命隨分而死也臣常願無死須臾一侍席前更聆 王音而犬馬齒病朝不保夕懸心結情不勝悲感

答曰卿今出仕予竊喜幸卿雖有疾病臥閤論道須勿更辭過今明日後當爲引見卿與領相入來

還朝後 啓辭 甲戌十月十六日

啓曰臣年臣病固知不堪供職而 諭批屢降 聖旨敦懇感激悚慄不敢一向退伏作氣竭力扶曳入來而宿患積久遍身受傷行步艱難視物不明精神思慮昏謬無狀將此摸樣其何以隨參廟接應庶

務子曰今時事虞危救急之策正在得人如臣已試
不效之人孫息負國罪合萬死追思慚悔若無所容
設使臣之舊病不至於此決不可抗顏叨冒重誤
聖明知人之哲也伏乞明審舉措以幸公私況臣當
王侯違豫之日遠伏村廬不即奔走於問 安之後
臣罪尤大不勝惶恐待罪
答曰卿今上來孫甚喜幸此時艱危非卿才德無以
弘濟須體至意卧閤論道且因病不即問安勢所固
然宜安心勿爲待罪
穆陵奉審後 啓辭乙亥三月

啓曰臣等進詣 穆陵奉審則 大王陵上頹落處
自子地至寅地以布帛尺量之則長十五尺廣四尺
坎窞處深則一尺許最淺四寸餘酉地長四尺廣四
尺深或八寸六寸許戌地莎土五尺許最爲滲漏屛
石沾濕若加小雨似有頹落之漸午地下邊濃濕處
深三寸寅地濃濕處深六寸亦將頹落又午未卯等
地欄石屛石之間俱有滲漏霑濕處通計滲漏則十
二尺 王后陵上莎土頹積處自酉地至寅地長二
十三尺廣六尺階砌外西邊岸補土處頹落長三十
三尺廣三十二尺大槩 兩陵頹落處因新莎新土

結根未固猝遇大雨水從罅隙而入遂頽落破土
出之後雨水衝注漸至深窪勢所必然以臣等所見
分明是水患所致別無他可疑之端　王后陵西邊
岸補土處則地形傾仄雖修改之後若逢雨水之節
則崩頹之患難保其必無且近代　陵制與昔時
陵制不同上頭平廣下梢稍殺而中腰則能大以此
上頭有渟蓄之患腰下有順流之勢馴致浸濕而壞
遺今日之變未必不由於此也前頭修理之際取則
健元陵制恐爲得宜臣等區區所懷並此敢　啓
傳曰知道取則先陵制度俾無如此之患甚當

再啓

啓曰臣初聞本陵之官報該曹雷電震動之說不能詳事勢過爲驚動與右相聯名陳劄矣及到陵所奉審形勢則明是雨水所致別無他可疑之端臣老耄已甚思慮錯謬措語之間不爲愼重使 聖心驚疑群情駭愕臣不勝惶恐待罪且臣於昨日奉審之行非但人馬未到痼疾在身腰背疼痛之症近日加重驅馳道路登降陵所俱不如平人遂致日晩辭陛未及復 命臣尤極惶恐

答曰知道卿其安心勿爲惶恐待罪當初與右相聯名上劄大槩陵

上之變實前古所未有之失亟令該曹博考典
盡處變之道且自 上特下罪己之言益加敬
心陳賀飲福等禮並 命權停退黜如臣等棄狀
臣以謝 天譴事入 啓 啓曰今此類獻之褻
卿等勿召
宜勿控辭

議

丁巳廢 大妣時議

臺諫以獻議立異請遠竄 上答以徐當議處故臺諫發落間姑停因此待命五年而起廢爲登極使

今日處變能盡其道然後可以有辭於天下無愧於後世矣伏願廟堂求古聖人能盡處變之道者而爲法使 聖孝益大聖德益隆焉

貢物軍政號牌三條議 癸亥九月

必之大非

宣惠之舉廟謨已成今不可疑貳便民裕國莫過於
是斷然行之必有所益至於所捧米布所給物價遺
歲豐凶善為低昂則恐無所妨
目今儲竭民窮無以養兵之資分兵農之舉決不可輕
議不如就今束伍之法加抄精壯減去老殘着實敎
鍊恐為便益
號牌之法不可不行然此事無人不動事係浩大詳
議熟講姑待來年未為不可

庶孽通仕路議

庶孽禁錮古今天下所未有之法實是偏荒隘陋之

見足以傷天地生遂之意非聖王公大之政許通之舉甚爲合理世之病難行者皆以名分紊亂爲言矣嫡庶名分是自家門戶中事 朝廷只用賢收才而已雖貴顯之後嫡庶之間如有干犯名分之事則邦憲固嚴紊亂非所慮也

洪毋病重放釋與否議 逆珙初出於賊口被謫時珙母病重命在朝夕自上欲爲放釋使珙得以生前相見問於大臣

伏承 聖教至誠懇惻誰不感動珙之被謫今已二載 國法舉而公議伸矣因玆放釋使母子得以生前相見公義私恩可謂兩全臣不敢別議伏惟 上

裁

忠勳府屯田免稅議

國家歲入消縮調度無形決不可循常守舊宜有變革之舉以補萬一之需此正今日之切務儒臣之劄臺諫之啓該曹據法論請皆出於悶恤經費之至意誠非偶然而發也今若 眷重勳府一許其請則踵而效之者將不勝其紛紛臣之妄意不可輕易開端伏惟 上裁忠勳府啓請免稅事議下大臣

遷 陵時作路議

禮經既無明文先朝又無舊典臣愚不敏何敢輕議

但都城　宗社所在卽遠之喪穿過城中恐爲未安
伏惟　上裁

倭供米追給議

倭船出來者各有年條一二年追給亦有後弊不可
開端況追責於十年之後乎此則決不可爲也辛酉
以下三年朝廷旣已定奪　啓下行移今不可更改
甲寅條則差送事知譯官據事理開諭勿許宜當伏
惟　上裁

追崇廟制議

崔鳴吉劄子中所陳參酌古今甚合事宜該曹回啓

亦爲詳備依此爲之恐無不可伏惟 上裁

糶糴期限退定議

十二月初旬前雖遠官軍籍已盡磨勘似無大段踈漏未及之患而八道糶糴期限一時俱退亦甚重大依法定限封進恐合事宜伏惟 上裁

倭供米木追給議

渠雖發怒實爲入歸决不可以此驚恐矣但倭性好勝見屈則忿生成約則必守渠旣以甲寅條受調與之命以來必欲爭甲寅雖死不回者勢所必至今若一向固執激成憤恨失其歸嚮之心亦非待夷之道

臣意甲寅條則依願許之乙丙丁三年則决不可追給之意峻截開諭令朴大根董丁寧成約令東萊府使備將此意送書契于調興且萬松院所爭公貿木十一同非但其數不多累年流來亦有可據之規依該曹啓辭姑爲從願以除留館供億之獘未爲不可伏惟 上裁

吳珀起復議

起復從戎出於一時臨急不得已之舉不可仍以爲常也吳珀上疏理當而情切似當依願況北邊絶漠民不知禮俗使吳珀守制終喪以爲北民矜式亦是

一道伏惟　上裁

除服議

九緦功之服則必盡其月而翌月朔朝始除之矣若朞服則必於祥日除之是乃第十三月除之也以以日易月之制言之則今此二十九日之除是亦第十三日除之也該曹之　啓似得五禮儀之意矣伏惟
上裁

功臣陞資議

祖宗朝舊規既無一定不易之典唯在　聖明量度時宜有所裁處也目今官資太濫國計甚屈宜從節

省不宜張大至於舊功臣堂上亦未經實職而陞資封君堂下官資窮未准職而陞堂上舊功臣嫡長父在而陞資者實爲不當宜審慎伏惟 上裁

鄭明時復讐議 庚午八月

誣告狂易之人因死絶島之中在他人聞之猶極痛惡爲其子者當作如何心哉鄭明時之讎殺鄭業情理宜矣但告官流配私相戕殺致死雖同事體自別今若義明時而撓常法則轉相讐怨任情專殺日後之弊亦非細慮臣之愚意恐難輕釋至於法外酌處風動孝理之舉唯在 聖斷伏惟 上裁

遷陵時虞祭服色議 庚午

改葬時虞祭服色大明集禮及杜氏通典家禮儀節等書皆有服緦服行祭祭畢釋衰服著素服其立文甚明此爲可據之禮况大明集禮乃時王之制當爲今日遵行之禮而先 王朝宣靖陵改葬時百官及祭官用烏紗帽黑團領烏角帶云竊思吉服則當用品帶而必用烏角帶者不敢遽用純吉恐是依倣皇朝國忌素服之例也且靖陵改葬時百官亦以吉服陪祭云不知考據何禮文有何所以然也臣昧於禮文不敢輕議但以情理言之則葬事纔畢虞祭未行

之前遽用吉服恐爲未安也伏惟 上裁

金杜旻擬律議

本不解律令始考大明律則有過失殺祖父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之文且過失殺註云過失者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傷者金杜旻雖非殺祖母之人而究類而論之則其死實由於杜旻此獄用法此律爲近他無可據又考律文分首從條家人共犯止坐尊長云罪止長兄亦有可據而至於諸弟降等論罪則非律文所載臣等不敢輕議杜旻之受罪雖似過重禁府 啓辭所謂原其情而

薄其罪則祖孫之倫不明云者誠確論也若其斷罪而無正律引律比附應加應減者亦是律文之所載則本法意原人情操縱於立法之外者惟在 上裁

壬戌以上未收雜役蕩滌議

今玆蕩滌之擧旣以壬戌爲限則其年以上毋論生死並爲蕩滌然後方可謂廣蕩之典也大槩壬戌以上將至十年生存之人似無不爲收捧之理設或有之必是流離失所哀矜可恕之類其數幾何該曹之欲並爲蠲減者意非偶然其中若有土豪頑民官不能制致有積逋者則監司當明査摘發以重法繩之

不但督捧而已也伏惟　上裁

庚午年作米議

當初沿海貢物作米該曹本爲取利而設一疋之木折米十斗勿論豐凶一㨾收捧我國元是貢重而作米之數如此則民之苦重難堪勢所必至且各司下人傳来世業之利盡爲該曹所占此類亦甚稱寃是作米一舉盡失京外人心該曹欲爲變通反覆論啓者良以此也伏見前後　批答論難之辭　聖慮所及亦皆先當作米罷後不能善後則不如仍前之爲安貼也臣之愚意作米之舉今已數十年沿海之

民耳目已熟各司之人亦皆乎補度日作米姑為仍存只於十斗之數較其豐凶二年之中量減斗數以舒沿海倒懸之急其縮減之數以今年新起之稅推移充補雖不准足或以他條方便支用則數年之內國家當有量田改貢之舉徐待此日大段變通以為久遠之計恐為得宜伏惟　上裁

因洪振道上疏議

臣於此獄終始參鞫而前後狀　啓及文案中絕不得見此某等四人之名故頃日諸大臣與禁府諸堂上吏曹堂上議賞之時亦不舉論而今者已經勘定

之後因一人陳疏續續論賞必有後弊不可開端禁
府回 啓甚是得體臣不容他議伏惟 上裁

內浦田結不均議 辛未

公清左右道田結不均苦歇懸殊之狀臣亦聞之久
矣今見該曹啓辭洞察民隱詳盡料理旣𢼂田結減
縮之弊又除民間騷屑之患依該曹公事施行恐無
不可伏惟 上裁

許窄復科議 辛未

該曹 啓辭中故相臣李恒福以許窄之策卽臣所
拔取爲啓云者觀之則非銷循私用情之狀似有可

擾而但臣於其時得科削科之事昧昧無所聞知不敢輕議伏惟 上裁

江陵真殿建設議

江陵真殿之設雖係奉先之事而當此旱災罔極民將塡壑之日勞費民力必非 聖祖在天之心儒臣陳劄允合時宜依該曹 啓辭施行未爲不可但念摹真後權安似涉非便恐不如姑待年稔殿宇完後臨時摹出即爲奉移之爲便順也伏惟 上裁

申淑女獄事議 三省之後自 上有更爲議啓之 教辛未

人之親密莫如夫妻其用心隱微處人所不知而其

夫不無獨知之理淑女之事誠爲可疑而事干不服成獄無據已經三省讞決今不可更議以啓後日之弊但淑女得罪夫家悖行已著若以已著之罪罪之使不孝不順之婦有所懲畏則其於世道或不無所補伏惟 上裁

成宗大王世室議壬申

既立別廟之制則 太廟昭穆固無遷祧之禮矣第以我朝廟制言之則 成廟雖在四代之中而天顯屬稱當爲五世之祖親盡依 世室列聖例釐正之意年前政府四 啓中已爲陳達伏願 聖明推誠

追遠使親親尊祖之孝得以兩全且 成廟致治大平深仁厚澤汲世不忘 世室之議誠無異辭但臣常聞朱子論無所爲有所爲之分辨析甚嚴若使四代未遑之禮適舉於今日則將未免有所爲而爲之之嫌其於尊祖之至誠恐有所未盡也臣積病昏耄奠重之禮固難輕議旣有所懷不敢不達伏惟 上裁

親祭議 壬申四月

自上親祭行禮以情理言之恐無不可而伏見該曹啓辭祖宗家法旣如此追改重難又如此病昏之臣

不敢輕議伏惟 上裁

請改 宣祖大王廢朝時僞勳上尊號議

臣伏覩下都監 聖批臣不勝欽感之至此乃昏朝時權兒輩固寵濟私之奸計非有誠心於上號也竊恐 先王在天之靈亦必深惡而痛絶之也臣意則今日誌文不爲載錄以爲他日改題位板之計也伏惟 上裁

講經規式不合變通議 甲戌

趙翼劄辭意非不義而但臨講之規既無定式無可據守此規行於學官講讀之時則甚好而試之於科

擧則恐難久行也末世私勝而言多與其旋改而旋復不若因舊之爲無事也況祖宗設立背講之法實非徒尚句讀而全廢講問旨義也若就背講之中發問旨義反覆論難雖短於記誦而能通旨義者取之善於記誦而不通旨義者不取則深有得於立法本意而亦不害於造士之道矣

李文雄殺李守白復讐議 甲戌

不斬守白者一時慮後之計也子復父讐者萬古經常之義也豈可以一時慮後之計傷萬古經常之義乎臣之愚意文雄等之義則當屈法而宥之以扶

國家之元氣可也昔張審素被告犯贓御史楊汪承
制按殺審素二子瑝琇坐流嶺表常忿楊汪誣殺謟
身進歸殺汪於都中揚汪之殺審素承制而按獄也
瑝琇之殺楊汪亾命而擅殺也論以法律罝罪宜矣
而其時張九齡欲活之惟李林甫裴耀卿以爲壞法
遂殺之當時士民憐之爲作哀誄斂錢葬之人情所
在可見於此先儒致堂胡氏亦以九齡之欲活爲韙
矣守白爲适賊斥侯李貴老朴榮臣皆爲守白所殺
則守白之殺重老與揚汪之殺審素有異文雄之復
父讐無瑝琇之亾命有不共之大義伏惟 上裁

式年科場規式議 癸酉十一月

式年會試設三場而初場講經中場終場製述通計分數多少等第出榜例也二場雖無所作一場旣有分數則從初場講經試卷出榜恐無不可伏惟 上裁

爲復父讐殺人者擬律議 甲戌

爲父復讐天下之大義人子之至情得禮捨生取義爲子之道得矣而殺人者死 國家常典古今通行不可一撓有司之法執之而已况羅錤之死明是其時未産之人則實爲濫及無辜亦與只復當讐者有

異但法外原情惟在 君上義斷臣不敢輕議伏惟
上裁

以從孫爲後當否議

錫亨之於楨爲四寸孫而楨以錫亨爲子則有違於法典兄弟及孫不相爲後之文矣且兩家父同命立之者乃立後之法而今敬仁之疏如此則其非同命可知也取他子爲之子以定天倫此何等大事而違越 國家常典而枉費許多說話誠曺之 啓臣實未曉也

李宗仁立祠議 甲戌

李宗仁之忠烈臣亦聞之素矣其於 國家崇顯之典臣何敢有異論但曾在 先朝晉城死節之人即爲採訪事跡次第褒贈旌門其中大將三人立廟祀之自餘將士皆祭於壇當時聞見講定必能詳盡及今年久之後似難輕議況因其子之上言擧而行之則許多忠䰟義魄各有其子誰無爲父廟饗之情乎徐當以公議處之恐合事體

元宗大王 一影幀奉安議 乙亥二月

眞殿建立都中此 列聖所未有之事而江都集慶殿奉先殿 聖祖影幀旣已奉安於一殿今此崇恩

殿影幀亦爲移安於同殿恐爲宜當伏惟 上裁

朴瀰等訟父冤議 乙亥十一月

朴東亮之論罪頗失其本情人多稱冤臣亦曾聞之矣今見禁府貼 啓取考本府所藏推案其時獄事日月先後及東亮元情實狀分辨曲折甚爲詳備朴瀰等上言辭緣實非無據爲父訟冤情理宜當但其罪名旣重自下不敢輕議伏惟 上裁

仁烈王后喪 主上當杖朞議 乙亥十二月

家禮杖期條夫爲妻杖父母在則不杖此是朱子定禮今世士大夫悉遵行之此禮旣有明文可據則

先王朝謄錄雖不載錄已行之文自　上斷然行之
自令作古以爲後法甚盛事也從古禮爲重追後行
之恐無不可伏惟　上裁

呈文

辨誣呈文 登極使在京師時

謹呈爲洞察兇計快雪流言敷陳實情表白精忠事
痛彼奴賊雖極蠢動無理亦甚兇狡多謀不幸小邦
與之疆畧相接且彼窟穴逼處朝　天道路不遠之
間宿知我小邦之於　天朝君臣父子情義固結逆
天犯順之後兇鋒所指雖專意西向而狼顧之憂未

嘗不在於我東投書差謀非止一二始焉遜辭諂誘間或發詬辱恐喝及夫毛總兵斷發鎮江以來意毛將與小邦一體非小邦則毛無所附常以肆憤於毛將者并狠於小邦其書中之言曰朝鮮毋藉 天朝爲父母之邦護助何益徒致多事又曰毛文龍即送回元帥若不見與則更有大於毛文龍者来不與彼相較只惱國王承當他國之事也前後全書詳在奏咨中以衛保毛將之故習受凶怒者據此可知彼亦知我終不可以不義屈則乃使遼民之剃髮者流言飛語煽動遠邇職等在本國時已聞許多慌亂毛將林

畔之變或謂之引賊邊臣偵賊之人或謂之通使情
外之言在所明辨而自恃　朝廷禮義相信必無疑
貳非但我小邦君臣民庶不足介意在我邊諸將軍
兵亦不曾動其一髮相依聲勢共扶艱危昨在舘中
奉見畢御史回咨來自天津其中流言一款有或謂
朝鮮已受奴封云竊意此段流言播入中土掛人齒
舌也言之罔極乃至於此職等開讀未半不覺肝膽
欲裂毛髮盡豎我朝鮮其果背棄　君父甘心犬羊
毀滅冠裳披髮左衽乎天下之人孰不聞二百年秉
義服節純忠至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而無疑也忍

爲此滅常亂倫之言加於我東土君臣尚不可欺以其方況敢罔之以非道乎想必伊賊皷動兇言一以張大其勢誑惑愚漢一以傾陷我邦阻絶　天朝欲使獲戾於父母難容於天壤彼奴之肉其足食乎古人云流言止於智者御史洞察兇謀昭釋無餘且言廟堂之上亦無疑貳奬勵慰喩之意溢於言外此則我小邦不幸之幸也昔先國王當壬辰之變兵力單弱旣不能敵則奉宗社匹馬而西謂國人曰吾當歸死於吾　君之側雖顚沛萬折之際拱北一念矢死靡他其時亦嘗有朝鮮向導倭賊之言而我　聖祖

神宗皇帝不復致疑傾心軫恤殫慮拯救於小邦之事無微不燭有究即釋雖是君臣之義實同父子之慈此乃前日已試之明驗也今我寡君兵單食匱自守不足其勢雖不能奮兵致討以復君父之仇而敵愾之念不共之義何嘗一息而忘乎懷哉人臣之義當盡在我之誠而已倘往倘來之言不虞無妄之患皆不足過慮而第念我 聖皇首出新臨萬物資始而邈焉小邦遼路隔絕大瀛重阻萬里之 明或未遍照而三傳之說遂至投杼則玆豈非 聖朝之所慊而小邦之深痛也伏惟老爺台位典視屬國於小

邦究事理宜申辨乞將從前流言譏口無一可據之僞狀忠順精誠終始永有之實情隨事敷奏有誣昭雪使君臣上下之間肝肺相照情義交孚浸潤膚受之言無所容於　天日之下此豈仁人君子之至心而抑廟堂今日之先務也噫芝焚蕙歎松茂栢悅物以同氣相求人以同道相感小邦之含究縮蹙即老爺之所深憫而小邦之暴白忠赤亦老爺之所大願也職等自聞此言深宵繞壁晏日忘飡如以冠冕佩玉之身擠落於泥塗溷厠之中思欲奮振澡雪不敢頃刻措躬輒至臺下敢此疾呼伏望老爺反已而恕

察焉爲此謹具呈

免宴呈文

謹呈爲乞免宴享常典事小邦蒙荷　皇朝盛眷使价之来例賜㝐宴於小邦賤价榮華極矣第今天下之事漸見艱危小邦之憂尤係切廹越自己未深河之後驅一國精兵健卒盡殲兇鋒沿江防戍長路委輸連年繹騷日就凋弊加以民生不天飢癘相仍哀我罷頓之狀有不忍言遼陽失守之後小邦無所依控疆界逼側人心疑懼有豺豕橫突之患無兵食守禦之固惴惴若不保朝夕我寡君上念遺賊　君父

久稽天討下被貧辱萬端無以雪憤遑遑夙夜苦心
痛骨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非一年矣況職等奉國
表啓行而西所經一路遼民流離轉徙老弱扶挈絡
屬道路布滿閭里我寡君惻怛同胞雖逐戶依接使
相資活折減軍餉計口分哺而官無宿儲民竭瓶粟
其勢將見主客俱病胥顛溝壑觸境寓目無非氣塞
而心傷此誠何時而敢享平日盛典乎噫主辱臣死
義當嘗膽道見餓莩所食不美伏乞老爺遠燭東事
近忖微悃特許免宴以安賤价忡恤之情千萬幸甚
爲此謹具呈

書

上　世子書

伏以道在日用平常之間非高遠而難行怳惚而難知世爲親則孝爲君則忠夫婦則別朋友則信長幼則序此其日用常行之大者而飮食衣服之節言動威儀之則皆不可須臾離也古之教人教此而已學者學此而已此豈高遠而難行怳惚而難知者乎後世教學失傳只以句讀詞章爲學夫讀書所以窮理也而專無玩索體驗之功致知所以力行也而又乏反身循道之實視道爲高遠怳惚不知求之於彝倫

日用之常心與口不相應書與我無交涉僅足爲剽竊文字攬取科第之資畢竟爲士爲大夫爲卿相者皆其人也風俗之不美政治之不醇職由於此誠可痛歎帝王爲學固與閭閻士子不同旣無詞章科業之累又無飢寒衣食之憂其於讀書窮理反身循道之功心專而志一實易爲力矣伏聞 邸下日閑書筵朝夕講讀文理通達釋義超詣儒臣講官莫不讚歎而老臣欣然期待之情誠亦不後於人第未知玩索體驗實有反身循道之功乎聖賢謨訓皆是彝倫日用合做底道理而文王之爲世子事王季之孝即

邸下今日之所當法也孝爲百行之源而兄弟之友必自此而推孝父母之人未有不友于兄弟者也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湛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雖妻子好合必兄弟和翕然後能順父母之心而可謂孝矣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邸下資稟粹美　庭訓成性其於孝友之道不待勉强而自有常行之則矣至於夫婦之間昵比之情私意易乘若非强毅戒愼之君子則鮮不顚沛於屋漏幽獨之中伏願　邸下更加克己謹獨之功交之而知有道焉接之而知

有禮焉使宮闈之間肅然如朝廷焉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邦之本在刑妻刑妻之本在正己故易家人上九曰威如吉孔子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噫敦叙彝倫固人道所當先務而收心之法乃爲學第一工夫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也蓋心者一身之主宰也必操而存得常主乎中然後應事接物不失其當矣一有不察而放逸飛揚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則身無所主事無所宰雖其俯仰顧眄之間固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況能愼言謹行以脩人道乎雖其口耳文字之間尚不

得銘心而記誦況能窮究義理盡心知性乎初學之
病常在此處若不於此加功則爲學之道頓無着落
之地矣頃年伏聞　邸下令宮官進講夙興夜寐箴
且令寫西銘懸吐以入足以見　邸下向學之盛意
也夙興夜寐箴於學者工夫最有據依一日之內排
列時分隨其時分次第做功使思慮不馳精神喚醒
讀書應事功程接續者無過此箴未知　邸下進講
之後果能依其時分各用其功接續無間斷乎至於
西銘有大焉以明夫天地萬物本吾一氣其分雖殊
而理則一惟當深玩此義然後方見人爲天地之子

而人之事天猶子事父母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而惻隱之心同流遍普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矣凡人例爲私意所梏至於父子兄弟顯有物我一讀此銘便覺胸次豁然公大私意脫落其於學者爲仁之功實有所益而在人君莅民之道尤宜惕念而深體之也臣嘗觀前史帝王寫無逸屛豳風七月屛及寫箴戒之辭者代各有之而考其修身爲治之跡是非得失之歸則與作屛箴戒之意判若二人此無他爲善而不誠好名而無實故也噫一時向善之心固不足恃而篤志力行之學能有終始伏願 邸下

深以虛名爲恥實心向學爲務焉臣以無似忝冒師傅前後非一雖學術空疎不堪輔導之責而職是侍講常切 進學之願及至今秋更叨之後疾病沉綿屢經會講日次而一未隨參辭跡又是會講之日而又不得進臣之老病誠恐一朝遽然不得更近 請光而參聽講讀之餘緒也玆將平日所聞於師友及臣所懷忘其愚拙敢此仰陳 邸下倘不以臣言爲耄而忽之或時 省覽而 留意則臣雖病伏與入侍講席無異區區情悃實爲幸甚惶恐謹達

答曰敬承戒書三復感歎余小子性魯力微未能克

已恐負師傳日夜兢懼今者嘉言明訓出於至情雖
甚不敏敢不書紳誦讀以爲自勉之地哉

答平安監司韓公浚謙論城役書 安州牧使時丁未九月

日望旌節之臨此際伏承下賜手書披玩感慰就審
到界以來台體起居萬福尤慰下情示喩築城功役
極浩大初謂築役比曳石差易毁城修治地臺比築
役尤易矣到今節御難措凍日已迫功緒尚遠煎悶
煎悶或言因舊修補而舊築堅完處絶無而僅有所
築之石大不滿拳若因舊修補則旋修旋頽依是前
城此則不必過軫朝廷憂念亦不須濫用一道民力

隨便措處只是一鎭能事今旣動許多民力不可如
是草草塞責或言姑停以待明春明春解凍卽是種
年之月爲民計之春農尤緊不如因此督役萬一完
了以毋再動民力爲得策也中間因備局更議處置
之令衆情解體觀望徘徊或已赴役軍盡數撤還或
爲半撤還或不爲調送交代之軍旬望之間功役墜
廢雖小生日日巡城程督而徒怨無益痛歎柰何柰
何此時民力已竭雖係關防之重似難輕擧當初若
爲人和根本之計不爲始作則固善矣今旣始役功
力過半若又停罷則後難收拾前功盡棄豈非可惜

之甚柰流聞台意亦以傳役爲宜不欲重困民力訛言附會勢不可支病拙獨當此際形色可想伏願商量事勢更發新令勉進一步如何年前費盡許多財物燔成一丘腐磚今年又動一道民衆又做一帶亂石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事大者豈無獘顧小獘則決不成大事更願毋爲厭役之輩所撓敗千萬至望至望不宣

答錦溪君朴公東亮書 壬戌

在青州路上逢李重卿承伯令之訃驚慟之懷以何言盡情至今思之哽塞兹承遠問披奉手字宛然如

拜開慰已量鄙生蒙眷庇扶將衰疾回泊舊岸王河
大病累絶而蘇石城風濤敗覆還全賤命之頑如此
迎勅漸退尚滯郊外人言八城難於過海果然八城
便是出城還尋本分畢命田間此外無他可商量也
早晩承面悟令不一伏惟台鑑

答延平府院君李公貴書 辛未正月

前日伏見台書意謂無狀已見絶於左右無復容於
門墻只欲保存親戚之情而亦不敢望豈料下書論
情不啻縷縷奉讀再三足見敦睦之至心感歎無已
凡人言語過中自古何限未聞以逆賊比擬而直斥

者台書一則曰爾瞻獨受其罪不亦寃乎一則曰不共戴天又曰不可以口舌爭當擧大義明倫紀且以在西郊時蹈海之言送洪放還收議之罪爲結語此非尋常相責之意必有從前見惡之甚故有此極論驚悚不敢自安呈告退伏以俟罪譴鄙情只如此而已大槩士夫議論之間何必雷同韓歐之於司馬朱晦菴之於趙丞相所見終始不合未聞以極罪加之也台監則或悔之或忘之矣見其書傳其言者豈皆如台監之心乎今若抗顏一出非但同席之人羞與爲列道路間厮臺馬卒必皆嗤點之矣鄙身本輕賤

固不足論其於朝廷名器何決不可因鄙生一人而汚衊之也愚見如此恕察旣以此呈告則不可不據實故不得已略陳呈告所以然然豈得安於心乎親切之間不幸孰甚焉來便告此日暮眼暗信筆胡書惶悚惶悚

祭文

王子順和君　賜祭文　知製敎時製進

王若曰嗚呼爾生而至於斯旣無嗣亂亦不永年嗚呼爾生何至於斯爾本聰穎天賦非常爾之有疾豈爾之罪爾嘗言語動作有失常度乎則知爾有疾使

然怛然疚懷惟疾是憂人之於爾豈得如予私恩雖篤邦憲難撓使爾愁居冀爾怨艾何知今日遽至於斯卒令爾在世之日不享其祿臨死之時又無其官追思至此予懷何極嗚呼有生有死脩短命也循常而逝雖痛柰何惟其不然是以深慟訃聞之日即令有司立爾之後復爾之官幽明雖隔情理無間聊將一辭以諭予之不昧者存庶此來歆

祭牛溪先生文

嗚呼先生平日雖有疾病嘗謂氣稟精剛完養積久必得其壽故誠不意遽有今日也抑時運喪盡吾道

將墜天不遺一老以貽斯世也耶法門何所於賴後生何所於歸其必凄裂迷惑莫得扶植而開發也嗚呼痛哉自惟無狀猥蒙引接出入門墻幾二十年以先生之明非不知才質庸下教無所施眷眷諄諄不以愚昧而棄絕之或聽德容而薰感或承謦誨而警悟尚克知孝悌忠信之爲本師友講習之爲樂至於仁愛公平之道王伯義利之辨亦嘗與聞而常致意焉惟以志氣昏怠私慾汩沒居家獨處之際做官制事之日實不能尊守所聞以副吾先生相勉之意也言念及此慚負幽明無以爲顔然而先生在世猶有

所嚴畏故雖離席之遠索居之久凡邪思之萌妄行之作未嘗不却顧而驚懼望風而惕念自今以後竊恐吾心之日益放倒而莫之知戒也嗚呼痛哉承訃以來倏忽經月縻於吏職今始來哭築室而居深悒古人嗚呼坡山舊樣溪流依然儀範莫接謦咳莫聞抱書誰問抱疑誰質獨立衡門有淚盈襟嗚呼痛哉

祭統制使李公舜臣文

維年月日兼四道體察使行領中樞府事李德馨副使同知中樞府事韓俊謙從事官弘文館修撰吳其等謹以清酌脯醢之奠來祭于故兼三道水軍統制

使　贈右議政李公之位噫國家自壬辰之後將臣之死於事者非一而公之死爲最哀焉或激昂慷慨赴敵捐生者有之或臨陣力戰至死不避者有之或嬰城苦守城陷而沒者有之或事去力竭知其無可柰何而自决者有之其爲國亡身而得死所則皆可尚矣抑公之死又有大焉公之在關山也隱然有虎豹之勢敵人不敢動公之去關山也將士墮心保障一毁而覆敗隨之其去而後來也承陷沒之後板蕩之餘雖使古之良將當之實無用武之地而能收拾補綴不旬月而辦得數十戰艦大挫方張之寇及露

梁之戰躬冒凶鋒決死先登解天將之圍破賊虜之
膽九中於身義形於色餘威所及諸將戮力卒成以
死走生之績蓋其去就存亡之間關國事成敗繫軍
情向背者惟公一人而已此所以公之死爲最哀也
公卒之二年 主上嘉公之忠愍公之亡因公視師
之地立廟而賜號念公生平敵愾之志不能早清疆
埸齎恨而歿雖在冥冥之中想亦眷眷於茲矣不侫
等受命南來開府海上邊情日聳勝筭靡定如得公
在鎮必無今日之憂興言及此寧不爲之重哀耶至
如德馨與公初未識面倭橋之後簡書密議吐盡心

肝公感我情我服公略每謂平賊之後覩畫舟師其
有人矣捷音并罷耗而至途上駐馬隕淚之狀至今
思之氣塞噫山河依舊部曲猶在痛擊楫之未返柰
長城之已毁思九原而不作悶百身之難贖玆將漬
綿之奠空洒滿襟之淚不亡者存庶此来歆

祭左參贊鄭公曄文

禮曹判書吳某謹以餅麵酒果之奠敢告于議政府左
參贊 贈右議政守夢鄭公之靈英粹之質超詣之
學居家行誼立朝風裁啓沃之正際遇之隆方期民
祿遽見天奪悲纏遠邇慟迫公私顧我鄙劣久忝從

遊義雖朋友情同骨肉知心之托暮年彌深經起就釋事難求辨虛懷樂易悉心傾倒入如有得出如有恃云胡一朝棄我而先使我獨留人世悵悵嗚呼萱堂無恙　王殿萬壽平生忠孝君獨何之即遠有期靈輀莫挽一杯相訣萬古長辭嗚呼哀哉

祭領議政申公欽文

判敦寧吳某遣子達天敬告于領議政申公之靈筵溫良端絜之德文翰政事之才吾聞其言未見其人今世於公得見之矣復相於播越之際當事於板蕩之後晨宵黽勉左右扶危顧我庸愚忝聯席次凡事

之難處議之難斷我則有公若無虞者傾心俯咨有得則取不謀而度會議則符方期卬成遽見乏棄云亡之痛士夫所同獨立踽㖡誰如我恫賤疾沉綿一卧經時知公之病而不得面訣聞公之訃而不得憑殯靈輀之發亦不得執紼而哭悲增瞻想恨結幽明嗚呼公年少我八歲氣完而無疾深以我病爲憂每於衙會坐定輒問孰謂公先我而逝耶無疾而先固違於理抱病而久寧有此事殘生餘喘待盡朝夕死而有知能復幾時而相隨於泉下耶謹具菲薄代子一奠不昧者存庶鑑微忱

祭判中樞府事李公廷龜文

議政府左議政吳某謹以酒果之奠敢告于前左議政李公之靈公之詞翰主盟壇公之政事輝簡策公之敦睦洽門族超邁之才仁厚之德有非數行哀誄所可盡述風流雅度爽朗眉宇恍然常在眼中若將有期而相逢忽不覺其已隔幽明也嗚呼痛哉公病之革適鄙生出城之後啓手之日不得以一言面訣襲斂之際又不得親執衾絞獨立江郊瞻望號咷竟將何及昨日扶病還朝今朝來哭靈筵哭有盡而情不可窮因將菲薄敬奠一杯不昧者存庶幾來歆

策

用兵禦敵策

臣對臣嘗妄謂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惟患志不篤誠不至而已志苟篤焉誠苟至焉則天下之事蔑不濟矣恭惟 主上殿下承極艱之位當極否之運忌齊讐之必復閔滕弱之難振不惟嘗膽而自厲將欲屈策而求助既咨廊廟爰及韋布以至痛至懇之意詢至急至切之務其憂憤惻怛之意溢於辭氣之表臣非木石寧不知感奉讀再三聲淚俱發 聖策曰自古用兵止能致興歟臣奉讀再三有以見 殿下覽

前古成敗之有異而爲今日監戒之盛心也臣聞兵誌曰戰守無常法勝負無常業夫彼寡我衆則衆可足恃而衆不必成寡不必敗彼强我弱則弱似難支而强不必勝弱不必負是故古之善戰善守者不患衆寡之不敵而惟患吾志之不篤不患强弱之相懸而惟患吾誠之不至苟能吾志已篤吾誠已至則可以策勵疲殘振激衰頹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其於禦敵乎何有若稽往牒彈丸七里之城惴惴不保朝夕而田單鼓氣則亾城七十不日而復烏合數千之卒無異泰山一卵而光武奮臂則昆陽百萬一敗塗地

諸葛亮仗義扶漢其師壯矣陳倉有備則不克而退唐太宗威振百蠻其武雄矣安市固守則不利而去噫强無常勝弱無常敗而况其有備則無患守固則難動茲乃理勢之必至手投鞭斷流之師自覆於淝水精忠洹背之兵乘勝於偃城千百就盡之卒蔽遮江淮六載襄陽之守一朝而失噫張巡岳飛之忠烈千載凜凜苻堅文煥之覆敗不滿一笑則其得其失不足辨矣惟我東方越在前朝契丹南牧則姜邯贊擁而却之紅巾豕突則鄭世雲廓而清之守龜城而敵將興歎者朴犀也守竹州而遺民全活者宋文胄

也其敵愾之誠死守之志足以摧強敵而樹奇勳則夫豈特兵食之足而後有以致此耶嗚呼誠無不動而有志者成則成敗之迹昭不可掩而衆寡強弱之不足論尤可驗矣伏願 殿下監茲焉 聖策曰予以否德止累何先歟臣奉讀再三有以見 殿下思與賊俱生之痛深講自治之策之盛心也臣伏覩 殿下自即位以來文治旣洽武備亦修邊無刁斗之警民有奠枕之安者將三十年于玆矣夫何恬嬉日久崇極而圮曩者之事言則慘矣 廟社之灰燼䆉目原野之積骨未收而猶且兵連不解禍結彌年蜂

屯域内狼顧邊頭覬覦之心未已吞噬之志尚肆欲
稱矛穀甲蕩擣巢穴則兵力單弱之桓桓之盛欲扼
險據固以禦方張則軍無見粮有半菽之虞凡六年
計畫之勤無一念不在於兹而國步之危漸就難救
恢復之圖指日無期則如臣草野之賤蟣虱之微尚
且腐心扼腕至欲無生况以 殿下之英武 殿下
之付畀其抱辱含痛思所以洒雪之者宜無所不至
矣嗚呼將非不擇而未見干城之義則謂將之不得
者宜矣兵非不治而未見甲冑之完則謂兵之不治
者似矣民生失業國儲罄竭則生財之違道如此扶

老携幼散而之四則保民之乖方如此自常情言之
孰不曰已上數弊爲今日疵病之大者乎抑臣之愚有
不然者博達古今深識治體則　殿下之明非不足
也發剛強毅臨事有斷則　殿下之武非不足也以
如此之明以如此之武其於措置備禦之方何所不
濟而所慊然者惟　殿下之志與　殿下之誠也臣
不暇遠引古聖而且以句踐之事明之積薪於臥懸
膽於坐出入自勵不敢暫忘者句踐之誠也則臣未
知　殿下之誠如是其至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妻
織躬耕不敢自逸者句踐之志也則臣未知　殿下

之志如是其篤乎知賊之不可不討而和好之議或間之知讐之不可暫忘而宴安之心或乘之進無死生一決之計退有遷延中已之貲既不能倡率三軍激動士氣終未免恬然闒熟泛泛悠悠則 殿下之志 殿下之誠果如何也而 殿下之事宜罔攸濟矣伏願 殿下思宗社之至辱念園陵之極痛如鋒芒刺背鐵輪旋頂寧死不欲與賊而俱生寧亾不敢棄城而圖存其隱痛之誠憤激之志足以鼓忠臣義士之氣則人心所感天爲之動一日之間事機旋轉風色自別前日之弱者未必非今日之强者前日之

敗者未必非今日之勝者其所謂干城之登庸軍政之修明糧餉之充裕人心之固結只在於措處中事矣如是而人心有不感天意有不動深讐未雪賊首未懸則臣請伏斧鑕以快亡卒敗師之心也伏願殿下惕念而痛省焉　聖策曰子諸生止予親覽焉臣奉讀再三有以見　殿下雖芻蕘必擇使之盡言之盛心也臣旣以狂妄之說犯觸於前敢以未盡之意繼獻于後臣嘗聞崖山一隅蹙蹙靡騁宋室之亡間不容髮而陸秀夫乃於舟中猶講大學誠以浸灌義理克去私慾喚醒精神竪立志氣者亶在於學而

苟得朝聞夕死猶可也伏願 殿下勿以爲今日之
勢末矣今日之事急矣日御經筵引接儒臣惟以講
討爲務不爲私昵所蔽則 殿下之志由此而篤
殿下之誠由此而至內修外攘之道無餘恨矣伏願
殿下勿以深計爲妖忠言爲迂也臣不勝犬馬之誠
謹昧死以對

楸灘先生集卷之三